

德与智,崔铤的光泽

——读《明代大儒崔铤》有感

孙殿镇

读完《明代大儒崔铤》，我脑海里依然想象不出崔铤的样子，却能清晰地看到他身上的光泽，那是品德之光，是智慧之光。

正德年间，权势熏天的刘瑾到翰林院视察《孝宗实录》编纂情况，众人纷纷跪拜，只有编修崔铤立而不跪。面对规劝，他朗声道：“翰林清贵，难道都是跪出来的？”刘瑾不便当众发作，低声对随行的张彩恨恨地说道：“你是吏部尚书，知道该怎么办！”

崔铤担任会试考官，河南考生焦黄中携厚礼来访，呈上其父焦芳一封亲笔信。焦芳与崔铤同榜举人，时为内阁大学士，他在信中暗示崔铤将焦黄中列为榜首。崔铤看罢，正色道：“崔铤眼中只有仁义，没有同年，更没有同年。”拒收厚礼，斥退黄中。

后来，《孝宗实录》完稿，崔铤却被刘瑾和焦芳构陷，明升暗降，外调南京。

大礼之争，左顺门哭谏的二百三十一名官员无一幸免，十七人被杖毙，多人被发配。血雨腥风之时，众人噤若寒蝉，崔铤却挺身而出，上奏《甲申陈言急务疏》，劝谏皇帝，并提请辞职。皇帝大怒，朱批：“崔铤，准他辞！”因为皇帝的任性、刚愎自用、宠信小人，崔铤屡次上疏议政，谏阻武宗、世宗，遭贬遇谪。他进则无私无畏，退则无悲无悔。

崔铤不仅在大大非面前旗帜鲜明、爱憎分明，而且平素谨言慎行、清廉自持。他第三次出任，亲朋故旧知其窘迫，临别赠金，崔铤拒绝。彰德府欲拆庙拨田，助其扩大回乡兴办的后渠书屋规模。崔铤担心扰民，写信谢绝：“自知富薄分足，不敢苟慕他人财，

望钧令勿布，使诸公此心惠于疲民寒士。”

如果认为崔铤是简单粗暴的怒目金刚，是横冲直撞的鲁莽汉，是屡犯大忌而侥幸善终的幸运儿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良好的品德令人尊敬和赞叹，他非凡的智慧则令人钦佩与喜爱。

一方面深知“人情凶险超过前朝，党同伐异甚于历代”，一方面要践行信念、坚守底线，二者发生矛盾时，如何处理？崔铤代理南京户部尚书时，第一件工作就很棘手——核算世宗之母灵柩南迁、与其父合葬的花费，工程的负责人乃当朝权贵。崔铤实事求是，推算出冒支数百万银两。面对权贵的压力和责难，崔铤一边拿出皇帝圣旨做挡箭牌，一边陈述利害，以退为进，说如果自己半途而废，朝廷就会派都察院查证。权贵们无可奈何，只得清退了事。

最为难的一次，是崔铤三任南京时明世宗要他察访句容县朱家巷是否为皇家祖迹，据实上奏。崔铤深知其中利害：否决了，必定令皇帝不快，得罪别有用心利益的攸关方，自己也很危险；认定了，必定要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崔铤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，也没有鲁莽行事。他将赞成派和反对派各自的意见领袖拉入调查组，在实地周密调查的基础上，听取双方意见，然后上奏：“各众虽称朱家巷、朱家坟，略无遗迹可认，虽故老流传，别无碑籍可证。未见的确，臣不敢揣度拟同，自陷于欺罔不忠。”明世宗看罢，既觉遗憾，又感崔铤忠实谨慎，只好朱批：“既无实际，且罢。”善良且能办成好事的人，崔铤可算其一。

崔铤遭遇科举挫折，历经宦海沉浮，皆从容面对，进退自如。他不只是做到了“达则兼济天下”，而且在仕途蹭蹬、蛰伏乡里之际做到“穷亦兼济天下”。他开办后渠书屋，扶持穷苦子弟，引领青年才俊，为国为民培养人才。他主持编撰了《彰德府志》，可谓承前启后。他治学态度严谨，认为“不格物而曰致知者为妄，不履事而曰存心者为偷”。在序言中，谈及编撰原则，他明确要求《田赋篇》要忧念百姓疾苦；《官师篇》要推崇教化百姓；《人物篇》《选举篇》要重视品行德操，不以官职大小为收录标准；《官室》要讥刺奢侈……可见他关心百姓，重视德行。他自己的作品多收于《洹词》一书，叙述春秋笔法，议论直抒胸臆，激扬文字，读之凛凛然若有金石之声。

崔铤妻子先逝、长子病亡，当然痛彻心扉，然而他能自我调整，很快走出变故，关注当下。后渠书屋大堂上挂着他的六然训：“自处超然，处人蔼然，有事斩然，无事澄然，得意淡然，失意泰然。”或许，这就是他生态度和行事风格的写照。

崔铤死后，备受哀荣，朝廷的褒奖、士人的追悼自不待言，安阳百姓更将他的故居称为“小颜巷”，将他比作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。彰德知府冯忠曾评价宰相韩琦：“彰德府人杰地灵，自古贤守名相迭出，数不胜数，但能立德立功立言不朽者，唯宋朝韩忠献公。为万世立德，最难的是做人要有铁脊梁；为朝廷社稷立功，最难的是做事不计荣辱；为天下百姓立言，最难的是世事变迁的检验。”回顾崔铤的一生，此公亦可谓三不朽也。

崔铤之所以成为崔铤，除了自身的秉性和人生的际遇之外，他人的影响也对他很重要。小时候，其父崔升经常为其讲述乡贤名人故事。娶妻后，其妻李氏时常劝诫他：“为官一旦贪财受贿，必然弄权枉法，一旦败露，家人也会跟着遭人唾弃。”影响他的还有历代贤达于诗文中的谆谆教诲，他非常喜欢陆游的一首诗：“儒生安义命，所遇委之天。用可重九鼎，穷宁直一钱。”这自然令人感叹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了。

● 欢迎加入一城湖QQ群(群号:584666478)品书、聊书,讲述你与书的故事
● 一城湖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

小说连载 64

布衣诗人谢榛

武俊岭

曹嘉、谢榛进入一个雅间。不一会儿，进来三人，向曹嘉行礼。

曹嘉指着谢榛对三人说，这是大诗人谢榛，先生字茂秦，山东临清人。

三人对谢榛拱手，说，久仰，久仰！谢榛也拱手还礼，说，客气，客气。随后，曹嘉把三人介绍给谢榛：一

位姓李名濂，祥符人；一位姓高名叔嗣；最后一位姓张名元。

大家随即落座，开饮。

三杯酒下肚，谢榛说，刚进开封城门，我就看到了这里的人物繁华。想想西汉时候，梁孝王在这里兴建梁园，延揽文士，枚乘、邹阳之辈因此写出那么多好文章。到了北宋，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东坡等文人学士数不胜数。感觉那时似乎皇帝对文人多有宽容。

说完，他举起酒杯敬向曹嘉，说，曹知府，请接受我的敬意。你我在京师虽然接触不多，但脾气相投。这就是所谓缘分吧。

曹嘉说，老兄不必客气，咱俩喝这一杯。

李濂见谢榛见识渊博，又与曹知府关系那样好，率先站起来敬谢榛酒。之后，他吟出一首诗：

晨出南薰门，驾言登吹台。天远红霞明，地广嘉树栽。邹枚骨已朽，梁王安在哉。吁嗟歌舞地，樵牧令人哀。

谢先生，您给提提意见！不要顾

及我的面子，我经得起批评！

匆匆听了一遍，谢榛便感受出这首诗的优劣。他喝一口水，看大家一眼，然后直视李濂，说，您这诗有千古兴亡之叹，五、六两句，确实沉郁。起句，有魏晋诗歌的气势，也不错。只是三四两句，写景虽有功力，可惜不能与全篇相融。您有诗才，只是对诗艺研究不够。这个好办，以后多看盛唐诗歌就是了。

一席话说得李濂汗水直流，他站起来，给谢榛倒水，说，先生之言，让我茅塞顿开。谢谢了！

叔嗣、张元二人，见李濂那样恭敬谢榛，也立即热情地敬酒。

叔嗣说，不知先生对李梦阳的诗歌有什么看法？

谢榛说，李梦阳是七子领袖，理论、诗歌都有一套，只是他提出学习诗歌要像学习书法那样一字一字地临摹，就不对了。诗歌与书法，不是一回事。说完，看看曹嘉。因为曹嘉是李梦阳的亲外甥。

曹嘉大度地点点头，说，茂秦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我们这是在研讨诗歌。

叔嗣站起来，说，谢先生所论有理！随即，叔嗣背了一首李梦阳写开封铁塔的诗。

背完后，便问谢榛，先生，这首诗如何？

不错。

叔嗣对谢榛简单地说不错二字似有不满。他说，空同先生十一岁跟随父亲李正于开封生活，对开封风物观察很深，又博览周王府所藏书籍，所写诗歌，自然不落俗套。

说完，斜眼看向谢榛。其实，叔嗣曾经受教于李梦阳，不免有所偏爱。

谢榛不能不多说一点了，老弟所见不差！李梦阳确实不是一般人物。

说完，谢榛即兴背诵起李梦阳的诗来。

张元说，还有何景明，他在开封也写了不少诗。随即，他背诵了一首《大梁行》。

谢榛听了，说，何仲默这首诗，好处在对比鲜明，用典恰当。李、何同为七子领袖，两个人的母亲生他们前，都梦见太阳入怀。一个叫梦阳，一个叫景明，都与太阳有关。

曹嘉一直眼含笑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。他从这些文士的言谈中获得很多乐趣。于是，他举起杯子，说，诗人们，大家干一杯。

众人响应，一饮而尽。

(未完待续)